

題目：「這個人，我本來不喜歡」

「家庭是一個微型社會，其中的每個成員都扮演著獨特而關鍵的角色。」正如英國作家喬治·艾略特所言：「家庭是人類心靈的起點。」然而，有時我們會發現自己與某個成員之間存在著隔閡，甚至是不解之緣。就我而言，有一個令我原本不喜歡的人，那就是我的父親。

怎麼可以不喜歡自己的父親呢？華人以孝為先，說出不喜歡自己的父親，似乎很不孝。但我細細思辨，我不是不喜歡父親的全部，而是不喜歡父親的不公平。然則這一切的緣由，始於與孝緊扣的「悌」手足關係—我的弟弟。我並不討厭弟弟，僅僅對弟弟抱持著一種複雜的情感，而且我很明白，這複雜的情感，根源來自於父親的偏心。在我眼中，弟弟似乎一直是家中的主角，得到了父親更多的關愛和關注，而我卻常在父親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中被犧牲、被忽略。學習成績斐然，深受老師肯定的我，面對親子關係中這種不公平的待遇，漸漸讓我對父親產生了不喜歡的情緒。

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我們之間最終衝突的導火線，是失竊事件。某日父親的錢包少了五百元，而我竟成為了他第一個懷疑的人！那天父親怒氣沖沖地進我房間，並生氣地怒斥我—沒頭沒尾的叫我「把錢交出來！我不解地問：您在說什麼？」話音剛落，一個耳光「啪」重重地落在了我的臉上！我的臉頓時火辣辣地疼起來。但更疼的是我的心……我愣在原地，委屈萬分地感到莫名其妙，更感到胸口喘不氣來，不爭氣的眼淚早已掛滿了我的臉蛋。我不怕父親誤會我，但我最傷心的是，不懂父親為何連解釋都不聽，就定了我的罪。

烏黑黑的夜晚降臨，蒙著棉被不斷流淚的我，恍惚中突然想起弟弟。他曾經和媽媽說過想要買一台玩具車，但媽媽不讓買，那時他還因此和媽媽生悶氣。我依稀記得那玩具出模型，好像是五百元。我連忙起身，摸著黑進到弟弟房間。果然被我發現那台小玩具車模型了！我氣急敗壞地把弟弟搖醒，並質問他這怎麼一回事？他支支吾吾得說不出話。此時我心中已經有了答案了：沒錯，五百元就是他偷的。

天一亮，我急忙把這件事情和父親說，想因此還自己一個清白。沒想到父親不但沒有罵弟弟，反而還惱羞成怒，責怪說就是因為我沒把弟弟看管好，所以弟弟才會犯下錯誤。這番話讓我呼吸一滯，無比震驚地說不出話來了！天啊！都到了這種時候，父親居然還在袒護弟弟？！我終於忍受不住這撕心裂肺的對待了。當我看著他再次偏袒我的弟弟，再次對我視而不見時，我內心深處的怒火終於爆發了！我大吼大叫，像個瘋子般亂抓頭髮，歇斯底里地大聲哭喊著，訴說這些年來自己受的委屈。可能是被與我平時溫良恭儉讓的行為如此不同給嚇到，父親這時只是在一旁沉默不語，靜靜地看著我，似乎在沉思著什麼……

這件事情之後，雖然父親沒有正式的跟我說對不起，但他似乎默默地開始用他的方式在跟我道歉，彌補對我傷害。之後的每一天父親很明顯對我加倍的好，他常常買我愛吃的蛋糕，常常帶我去我想去的地方，常常聽我說話肯定我的表現。他沒有因此減少對弟弟的好，但當我們姊弟有爭執時，他會聽我的解釋，公平的裁量事端。父親的轉變讓我開始感受到了滿滿的愛，我對他漸漸沒了厭惡，多了幾分喜愛。在這件事後，心中的缺口就像經歷過暴風雨，終於看見了彩虹閃耀的完整晴空。

「家庭溝通是彼此聆聽的開始，理解的橋樑，和解的契機。」經過了我跟父親這次「強烈的」溝通，父親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偏心給我造成了多大的傷害。我現在可以感受到父親心中深深地歉意，並明他正用具體行為承諾著修正自己的錯誤。而我在這次事件後，也反省自己應該要把自己的感受說出來，不要透過忍耐與壓抑來當個父母眼中的好小孩；沒有人明白我在想什麼，如同我也常常不知道其他人心裡的想法。所以任何人應該是透過常常得溝通，找到一個我們都覺得舒適的平衡點。因為，透過溝通，原本我不喜歡的父親，現在已是我最喜愛的父親大人了。